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6  
198  
3





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百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蠢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千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問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

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

臣議決攻討之計

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子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

耕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媪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媪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餼爲歡宴媪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媪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媪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

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幌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幌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已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椽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

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憚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閭闔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

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

之徵子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

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

之採擇

按梭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幌之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

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作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作人縣令亦知作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邱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邱曰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



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卽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鞠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邱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鞠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

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觸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闖五閨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蒸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繫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

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拵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

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

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子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楹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

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季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華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目甚先生之門時

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上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小人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有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其  
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而小人僅可使之革而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彥升好擢獎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泣然悲之乃著廣絕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闈所得士三人其二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

金某也虞部既沒二子鳴陽鳴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卹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爲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爲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郈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爲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沒之後者蓋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爲求余文以爲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爲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徐秉義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  
 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  
 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  
 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儀申黨史記所不  
 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  
 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宋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撫迥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爲■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閩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爲與天地應■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誌祀上下自時中又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又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官吏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爲言欲  
罷之而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克上節官爲此書獻  
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  
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畧於待宋  
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  
猶事遠口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  
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真可笑也臨安去四明  
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  
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  
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  
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  
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  
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  
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  
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秦之所辨烏鼠同穴數  
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  
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輿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聖旨以體例不合■  
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贊  
書者太倉潘德元爲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  
此志後復進呈■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  
志止宜載陵邸殿宇■獻皇事不當續書旣得旨復  
不能改宜見却也■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  
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  
並陽春臺卽以臺偏地與之仍爲築垣屏遶交第後  
■上卽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爲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皇考予之朕何敢奪■上之篤孝如此交  
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  
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  
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  
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獻  
皇欲聘爲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  
納王宮固謝之■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  
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上終始厚待之  
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  
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

事爲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  
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

按二公不詞  
時疑有誤

###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  
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  
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  
事何繼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  
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  
爲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  
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  
化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  
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  
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  
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 跋大佛頂隨承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旣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  
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承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

序而此無序前曰闕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  
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  
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  
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  
月被弑再歲而未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  
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強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  
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  
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閻寶等尚能及此蓋自  
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倣擾之際  
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  
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闕之蓋其興廢亦有  
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歷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  
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  
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于風霜烈日之中恐亦  
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  
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



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卽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卽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

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傲而河亶甲乃居相  
故相有殷城卽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  
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  
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爲太戊耳梁周翰周廣順二  
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  
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爲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  
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  
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  
云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  
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  
天子卽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  
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  
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爲吏邢州適典  
廐牧而其官實爲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  
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  
以其稿見示因爲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  
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  
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為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案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為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為之銜冤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為傳珂非獨為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為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廼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為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為適吾性焉耳不能為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

之餘手跡宛然為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闌如鶩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况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苻秦論頗有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情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億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為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為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  
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  
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剡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  
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  
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  
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爲湖南社會志同道合  
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  
少之列方翱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  
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爲  
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  
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  
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爲當  
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  
爲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讐校卷帙垢壤必  
命童子重寫蓋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已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  
孺允并以此書見示蓋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攷

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楊子江便誦東坡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已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真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爲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真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正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旣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宏元先生贊後

宏元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子姨母之夫也婁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姊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爲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爲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爲姻家爲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爲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仿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曰就問學縣中次子曰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卽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

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冢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于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苦枕塊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芟翦不納蓋終始不越于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爲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兔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聖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以爲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蓋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孚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爲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今昔爲之流涕時欲據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

若夫宮禮以下十六字常



熟刻本刪去今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眾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茲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思溥不足復爲兄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抉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病瘧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旣歿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爲病如此可怨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爲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爲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

爲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爲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爲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恒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爲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爲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爲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爲縣，而東鄉隸太倉州。太倉之王，于今多在仕籍，亦旣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率牽合聯綴，其爲贗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莘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于舒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衛尉寺丞睦，皆沒不見。旭之子天章，閣侍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爲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爲名鼎。其季父光祿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

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獨取四公像勦宋史之文以爲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子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峴官平江始爲吳人葉文莊公所爲次其世爲南戴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爲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証據吾姊丈有志前世之譜爲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爲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弟又訪于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蓋自唐譜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爲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爲此辨以爲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螺贏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卽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爲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爲式者然懶于編閱惟取近科會試錄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爲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茲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蓋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壬午至癸卯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武林後學嚴沆訂

此册試程及今茲編類如亦有州州州州州州  
半至癸眼中間燈輝香十五二三九舒衣未及餘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  
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  
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  
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  
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  
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  
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

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塞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况有光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聞人者獨

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  
 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  
 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  
 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  
 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  
 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哀榮成編索中得雜稿  
 十九首謹以古之大小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

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按漢書公孫宏傳

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閣小門也正門避掾史出入特  
 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稱閣下又  
 唐有宰相人閣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韓  
 公上書皆作閣下無閣下也此集崑山木皆作閣下

而常熟刻誤作閣下當是但知閣閣之義而不解有  
 開閣入閣之事遂妄改耳又稱諱處常熟本皆實填  
 諱而崑山木皆作某字今按古人文集  
 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填諱曾孫莊識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  
 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  
 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為考官閣下與同事  
 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  
 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  
 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  
 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

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熒熒無依隨調爲史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鄞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捫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仰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益薄示之謫譴而往時讒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



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  
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  
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  
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  
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  
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  
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  
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  
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閤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  
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  
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  
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閤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  
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  
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  
國不毀其名苟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  
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  
敢竄於閤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  
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  
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  
閤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

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  
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  
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  
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  
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  
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  
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  
里才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  
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  
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  
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  
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  
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  
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  
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  
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  
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  
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

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  
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  
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  
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  
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  
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  
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  
足以少芥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  
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  
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  
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  
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旣愆我尚有之以爲國家用老  
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  
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  
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  
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誦於  
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  
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  
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  
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閤下者  
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  
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  
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  
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  
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惴也故大人君  
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  
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物命及上解  
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  
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  
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  
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  
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  
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  
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  
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  
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  
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  
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  
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  
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  
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  
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  
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敷歷外省及陞中  
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  
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  
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  
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  
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  
之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  
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  
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  
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  
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  
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  
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  
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

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閤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閤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閤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閤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讒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

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

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

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

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

竄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以今觀之常熟本辭太峻崑刻當是定本今從之中一段抄本與常熟本同今附錄之有負于閣下者之下云昨在京師今萬宗伯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嘗竊問萬公曰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有此七十四字而有光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至遂騰謗議三十字却無之蓋初本改本不同姑兩存之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

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

厭代■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天子新卽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趨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



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  
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天  
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  
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  
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  
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五聖至于孝宗仁  
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佞盈朝盜賊  
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  
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帝威福  
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  
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  
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  
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  
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銳然有爲始  
用王荆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  
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  
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  
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祖宗均田

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効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蝨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氏皆希合當世以爲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勞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之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詖詭佞捷姦諛鬼瑣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蝨而財匱兵弱吏弊而□□窺伺盜賊縱橫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

東川先生集卷之六  
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  
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  
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  
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  
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黜  
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  
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構乘之明公  
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  
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  
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  
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卽當從事此書  
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  
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  
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  
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煢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  
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爲恨然  
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  
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宏業者終有賴焉

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旣而爲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感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

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

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旣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旣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効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瞻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

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誦寡淺者自升崇茲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畧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

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諱於不知己是以冒  
瀆而忘其僭越焉

此文舊刻刪去五十餘字今從鈔本正之

而足大數...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武林後學趙斯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  
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  
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  
防墓不修孔子泣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為姦民窟穴  
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  
窳窳之旁穿方殆遍墻垣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  
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  
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  
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  
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  
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  
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  
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  
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  
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  
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  
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  
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  
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  
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闔之  
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  
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  
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  
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叅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  
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  
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  
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  
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  
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  
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  
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  
屢詘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  
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  
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  
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  
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  
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鈎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  
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  
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  
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  
負方欲擴摭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  
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  
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三  
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  
得氣以去善人啗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于獄詞  
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  
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  
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  
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  
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  
重以孤寡笄然氣勢無依煇煇之慘懸命晷刻苟得  
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  
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  
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  
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  
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  
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  
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  
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  
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  
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區區  
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  
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

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贖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畧其謂

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叅訊可得其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叅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

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孿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日日多刑賞乖鉤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媵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濶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鐸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此文抄本與常熟本

大異覺抄本勝今從之惟挾淫姑以爲主卒以死徇此十字抄本所無今從常熟本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及其他今諸公旣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  
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  
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  
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  
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  
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據  
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  
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  
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况史家自宜  
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  
燿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益舟家  
送去二冊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秘之卽如前兩書亦  
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  
書道此意爲卽欲西還恐不能卽見足下復爲縷縷  
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  
須復計也爲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  
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  
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

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寃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嚮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嘗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寃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

此首本當入尺牘因與前三書是一事故遂附其後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于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

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  
一首前所述頗疎畧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  
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  
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  
至於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已豈捐  
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  
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  
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  
處下賤之地如啞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  
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  
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  
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  
文章纒纒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  
悲者栢舟綠衣之篇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爲  
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  
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  
千百世之法况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  
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

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斃彝倫反道敗德恂慙煩  
寃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漸盡而天地  
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割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  
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  
卒爲撓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  
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  
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

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  
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  
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  
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  
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  
籍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  
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  
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



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爲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卽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卽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

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爲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顛獨以爲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sub>一</sub>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厯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

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定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憤憤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

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

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暱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有光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

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

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酬泰富貴蕩無廉恥  
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  
之也

舊刻入書類前人或移置別集尺牘中今按此  
蓋榜示學者非書牘也然無所附麗以其旨與

前二首相  
類姑仍舊

###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  
以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昧通者無道進  
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  
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舐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  
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福雖有敬仰之

心亦無繇而至焉幸拜今命于內庭始得望見又得  
隨行于露寒鳩鵲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  
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  
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  
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爲獨有所悟  
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  
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爲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  
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  
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 與趙子舉書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欵晤至庚戌吾  
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  
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  
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  
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  
之心爲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間濶如此二十  
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偏強亦無有望世  
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  
自別後龍老旣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天歿江上  
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  
有輸糶之累祖父土尚未卽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  
月中沒五內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  
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  
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  
能究竟逝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  
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  
修者以爲不在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  
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  
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  
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

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贅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問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茲又承手札捧函不任感戢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爲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歲自吳興還卽求解任其爲疵賤淺鮮於進退比數於當世士大夫真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曾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麤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劍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光之爲書者亦遂不愧於古人真足以爲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勵於五月內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今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度曲柳爲架亦可度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於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曾省吾參政書

沈比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蓋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賣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蕃舉旂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



名他師云敞獨自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敞有  
義擢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  
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  
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寃如今朱生還業亦可使東  
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  
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欵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  
增感嘆有光蓋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汙之負而不  
可以瀆高明之聽因含嚙以退還別以來又自悔恨

士固有所託苟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自爲  
縣奮勵欲希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蓋  
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  
類莫可馴擾其在土者旨意各殊雖強與之權而若  
以膠合終不可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  
之難在此昨得稍遷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  
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  
自安于田里而彼土之爲不善者蝟起小民有尸祝  
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  
實行排陷之計昔韓潁川以循吏而推按蕭長倩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  
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爰書出于豪  
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污  
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信口而言信手而書幾無  
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嚙人情  
風俗以得勝爲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  
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  
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  
藉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  
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崑山後學葉國華葉奕苞訂

